

伟大的战士

巴巴瓦 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偉 大 的 战 士

(苏联) M.巴巴瓦著

胡伯胤 譯

*

中国電影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單舍飯寺12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89号

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发行

*

開本787×1092公厘 $\frac{1}{32}$ • 印張3 $\frac{3}{16}$ • 插頁1 • 字數75,000字

1957年9月第1版

1957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1—2,170册 定價(7)0.32元

統一書號: 10061•51

М. ПАПАВА

Георгий Скандер бег

譯自1952年第8期苏联“电影艺术”杂志

內 容 說 明

“偉大的战士”是描写斯坎德別格的一生活動的。斯坎德別格是阿尔巴尼亞的人民英雄，生于十五世紀，这正是土耳其几乎征服了整个巴尔干半島、占据了拜占廷并威胁着欧洲的时代。只有小国阿尔巴尼亞未向侵略者屈服。在二十五年期間，斯坎德別格捍卫了自己祖國的独立与自由，并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进行了反封建王公、爭取阿尔巴尼亞統一的斗争。在阿尔巴尼亞人民的記憶中，留下了数以百計的歌頌人民英雄的傳說和故事。在反对法西斯占領者的斗争中，斯坎德別格的名字鼓舞了英勇的阿尔巴尼亞游击队。



瑪密查在追击叛徒中，献出了美丽的生命。

一四六八年春天，土耳其又展开了攻势，患着病的斯坎德别格在等待着远地的战报。





斯坎德别格率领自己的队伍，回到离别了二十年的祖国。

斯坎德别格听到了卡姆扎叛变的消息。



两个孩子

两个男孩子站立在环绕克鲁雅城①的群山中的一个山头上。大火的浓烟在川地上、山岗的紅褐色斜坡上和銀色的橄欖树叢林上瀰漫着。

孩子們倚着岩石向山下眺望。战胜者的軍隊——土耳其近卫軍在山下尘土飞揚的石子路上走着。

滿載着掠夺来的財物的大牛車发出軋軋的声音。在步兵隊伍里夾雜着一批一批的俘虜，土耳其匪幫还隨身赶着一大群羊。一层微紅色的尘霧籠罩在道路的上空，落日的余暉很吃力地才透过去。

在焚毀的房屋近旁站着一些老年的妇人（能被土耳其兵看中的年輕女人都躲到山里去了）。她們以干涸無泪的、含着恨的眼睛目送着战胜者的軍隊。

一个肥胖的土耳其軍需官懶散地躺在粮秣車上，他向孩子們所在的方向望了望，对赶車的朋友說道：

“在这个魔鬼般的国家里，連女人都不会哭。”

又走过一些成双綑在一起的俘虜，有的人纏着血迹斑斑的繃帶，他們不时絆了一交就跌倒了。这时，押送兵的长鞭便开始呼嘯了，迫使跌倒的人爬起来。突然，在俘虜的队伍中响起了歌声——自由的山国之民的歌声。它是由一个面頰上帶有砍伤疤的年輕的阿尔巴尼亞战士領先唱起来的。

“什奇別里亞”——山鷹之国——阿尔巴尼亞人民这样称

① 克鲁雅：位于今阿尔巴尼亞首都地拉那的北部。——譯者

呼着自己的国家。那些被縛住的、血迹斑斑的人們現在所唱的山鷹之國的歌声和自由山國之民的歌声，仿佛是人民的不可屈服的精神的象征一样地响着。

几十条皮鞭在俘虜們的头上呼嘯起来。押送兵放出来的毛髮蓬乱的警犬向被俘虜的阿尔巴尼亚战士們扑去。

歌声、押送兵們粗魯的喊声、皮鞭的呼嘯声和群犬乱吠的声音混在一起。仿佛染了鮮血的太阳的圓盘，緩緩地落到山崗后面，以它血紅色的余暉照映着四周的一切。

站在山頂上的两个孩子被这一幅图景震惊得呆住了。突然，他們只相互望了望，便不約而同地向立在山頂上的一块巨石扑去，他們倚在岩石上，用尽全力把它推下山去。密犹謝留穆統帥的土耳其騎兵部队这时正从这里路过。

战馬的呼嘯声和嘶鳴声……队伍潰乱了。在石块帶着隆隆的响声滾到路上来的那个山头上，响起了土耳其騎兵射出去的几十支箭的嗖嗖声。

現在，其中的一个男孩，兩手被反擰在背后，已經在一个年輕的土耳其官長的馬前站着了。这个騎在馬上的沒有鬍子的土耳其人，以聚精会神的和几乎是恐惧的好奇心打量着这个孩

“說实話，这真是个魔鬼一样的国家，”他帶答不理地
“这里連孩子都打仗。薩利普，把他的脑袋递給我。我要拿近一点仔細看看它。”

一个紅髮的土耳其近卫兵抓住了孩子的长髮，他已經揮起了长剑，这时在路旁站着的一群妇女中有人喊道：

“住手！”那个女人抓住了近卫兵的手臂。“这是克魯雅大公乔恩·卡斯特里奥特的公子！”

生着一副近侍臉相的無鬚的土耳其人用清細的、难听的鼻

音宣讀着：

“……因此我命令將不臣服于我苏丹朝廷的乔恩·卡斯特里奥特的兒子們，押送到朕的宫廷中，做为人質。朕允許撥三百名阿尔巴尼亞騎兵护送他們，并讓他們在朕的軍隊中服務。”

近侍站在安乐椅旁宣讀着。塔拉甫·拜橫躺在安乐椅上，他是个矮小的胖子，生着一副餅似的面孔，兩只浮肿的眼睛炯炯发光。他坐着，用戴着鑲有宝石的戒指的手指捻着指甲花染过的鬍鬚，他的銳利的眼睛好奇而又开心地打量着卡斯特里奥特一家人。

乔恩·卡斯特里奥特^①和在他身旁的十一岁的乔尔基，在悲痛的一家人之中站着，乔尔基拉着他妹妹小瑪密查的手。年长的几个兒子在母亲沃伊薩瓦公爵夫人的身旁站着。塔拉甫·拜想在他們面孔上看出馴順和屈服，但那是徒然的。

“……为了使卡斯特里奥特再也不敢反抗朕的威力，朕命令在他的城堡和城市里屯駐朕的軍隊。从今以后，朕的忠順的臣子塔拉甫·拜的意志，將在卡斯特里奥特的領地上代表苏丹的意志。”在宣讀完毕之后，近侍又补充道：“敕令上盖有正統教徒的統治者穆拉德二世^②的御璽。愿阿拉祝他万寿無疆。”

把敕令在額前触了一下，然后递給了塔拉甫·拜。

在降临的靜寂中，听得見战馬的嘶鳴和城堡院子里兵戈的
聲。

土耳其軍隊把三百名阿尔巴尼亞騎兵圍在一个半圓形里，在被战火燒得焦黑的城堡前等待着。

① 卡斯特里奥特：中世紀阿尔巴尼亞氏族中較后兴起的一族。——譯者

② 穆拉德二世：土耳其奧斯曼帝国的第六代苏丹。——譯者

一个战士在和妻子告别。这就是制止了土耳其兵要砍掉小卡斯特里奥特的头的那个女人。她手里抱着一个吃奶的嬰兒。她的长子——乔尔基的小朋友巴里在她身边站着。

“馬拉什，馬拉什，”达菲娜哭訴道：“你要到那个該詛咒的国家去了，我們的苦难就是从那里来的……也許我再也不能看見你了。咱們这个小的不能認識父亲了。”她搖着孩子哭着。

馬拉什：別哭了。連一个土耳其狗东西，也不應該讓他看見咱們的妇女流泪。听見了嗎？好好把孩子养大吧！

乔恩·卡斯特里奥特从城堡的門里走出来。三百名阿尔巴尼亚騎兵摘下了头盔。

乔恩走到馬拉什面前，把手放在他肩部的甲冑上。

乔恩：馬拉什，你的妻子曾是我的乔尔基的奶娘。你的兒子是他同一个乳母的兄弟。（他撫摸着靠在馬拉什腿上哭泣着的孩子。）現在由你来率領护送我兒子們的队伍。你不要感觉奇怪。你是个普通的战士，你决不会在苏丹的宫廷里貪图爵位和封号的。你應該是在我兒子身边的祖国的耳目。要是他把祖宗的土地忘了，你將对我和上帝負責。听見了嗎，馬拉什？我就是死了也要找你算这笔賬！

号声在城墙下响了起来。卡斯特里奥特的几个年长的兒子已經騎在馬上了，只有小乔尔基和瑪密查在母亲身旁靠城門站着。乔恩走到他們面前，把兒子高举在自己的头上。

“看哪，孩子！这是你祖国的山河！”

山底下展开了一片河渠交錯的平川地，橄欖树林叢生在丘陵上，在遙远的地平綫上呈現着一条窄长的海洋，象藍色的画框一样鑲嵌着这一片景色。

“永別了，乔尔基！”父亲把乔尔基放在地上。

孩子抱住了父亲的膝盖，倚在父亲身上。但是这位过去曾經是全能的父亲，如今也無力保护他了。塔拉甫·拜給近侍使了个

眼色，近侍抓住孩子，把他从父亲的膝盖旁拉开，但他馬上又喊叫着放开了孩子，抱着被咬伤的手。

塔拉甫·拜（笑着）：看样子这个小狼崽子的牙齿倒挺结实。长大了一定是苏丹陛下的好战士。

小乔尔基一个人向等着他的战馬走去了。馬拉什牽着繮繩。这时，自幼和他在一起玩耍的朋友——馬拉什的兒子巴里向乔尔基跑去。两个孩子拥抱起来。

二十年后

苏丹穆拉德的宫廷史官希腊人劳尼庫斯，是个生着一副聪明而丑陋的面孔的长者，他站在白玉石圓柱旁，正卷着一張写滿了字的紙卷。

劳尼庫斯：我把斯坎德別格的胜利和功勳作为奥斯曼帝国的光荣記載在这上面了。

只有类似“哼”的声音不断地回答着劳尼庫斯說的話。然后听見了某种奇怪的击掌声、疲倦的呻吟声和濺水的汨汨声。水蒸汽的烟雾从史官的头頂飄过，几滴水珠落在他那雪白的长袍上。

“請原諒，陛下，”他拂去长袍上的水珠，繼續講道。“但有的时候，連我这个無能的头脑也需要苏丹陛下的帮助。”

又听見了某种含混不清的哼叫声和疲倦的呻吟声。

“我想問問您：可不可以把斯坎德別格称为帝国的第一把利劍？”

正統教徒的統治者苏丹穆拉德在石凳上躺著，伸开了他那肥胖得发肿的身軀。宫廷中的擦背人，象揉着酸面糰里的生面团那样揉着这个肥胖的身体。現在，擦背人正在苏丹的背后蹲着，粗野地給苏丹按摩。

“你怎么說的？”穆拉德反問了一句，把自己被蒸汽蒸軟

的面孔轉向勞尼庫斯。“帝國的第一把利劍？不！”他氣惱地低聲說完，便沉思起來。

顯然，擦背人也對這番含有歷史哲學味道的爭辯感到興趣了，他甚至停止了按摩。

“喂，謝里姆，蘇丹的背可不是你想事情的地方，”穆拉德喊着，他抓住了擦背人的脖子，把他摔倒在石頭地上，氣喘着坐了起來。

大宰相巴拉班·巴沙走進來，恭敬地站在門前。

穆拉德：你這樣寫：斯坎德別格……

犯了過失的擦背人始終沒敢直起身來，他向後爬去，然後又爬起來向門口跑去，險些把站在那裡的巴拉班撞倒，因此又被巴拉班踢了一腳，才跑出去了。

穆拉德（沉思之後）：斯坎德別格是握在蘇丹手裡的真主的匕首。

巴拉班：請陛下原諒，但這把匕首是插在阿爾巴尼亞的劍鞘裡的。即便把一匹駱駝變成一個少女，也比把一個阿爾巴尼亞人變成土耳其人容易得多。

穆拉德（冷笑着）：大臣們總是不喜歡將軍們的成就。你把这个也寫上吧，勞尼庫斯。

一個行商隊在多石的草原上走着，騾子和駱駝的鈴鐺響着，商隊接近了亞得利亞堡^①。前邊已經看得見在山崗上的平頂房屋，圍繞着蘇丹宮殿的古柏的輪廓和洒落着朝陽的玫瑰色回光的亞得利亞堡清真寺鉛黑色的圓頂。

① 亞得利亞堡：原來是拜占廷帝國的城市。一三六一年被蘇丹穆拉德一世（土耳其第三代蘇丹）攻占。後土耳其奧斯曼帝國將首都遷於此地。

——譯者

两个赶着騾子的人在商队侧旁走着，他們身上扑滿了多日旅行的灰尘。其中一个人扁长而有生气的面孔，很难和他那襤褸的服装相称。而这襤褸的衣服对另一个人却显然很习惯。是个翘鼻子的年輕的农民，生着一張平凡而机警的臉。

“人們在苦难的时候，总是盼望着將来的好日子。”年人跟在馱着沉重的貨物的毛驢后面，說。“我这样一个普通农民，請你原諒，和你这样一位只有一把宝剑的大公，被人派到土耳其去見斯坎德別格。可你怎么就以为，他会拿他那大的光荣去換阿尔巴尼亞的山嶺呢？啊？”

这个疑問始終沒有得到解答。

听見了喊声：

“唉，嘿！”

“往后退！”

“吁，吁！”

这是商队里赶牲口的人在往路旁赶騾子和駱駝。因为清出猎归来的一队騎手正从后面赶上了商队。

年輕人赶的一头毛驢，仿佛是故意橫在路上不动了。要騾子不想走了，就連魔鬼也休想讓它移动一步。

一个高大而森严的、不大的一綹鬍鬚鑲着面孔的武士从輕人身旁馳过了。霎時間便閃过了他那野羊似的头盔，披在子甲上象旗帜一样迎风飄动的斗篷，和橫放在馬鞍上的一头了皮的牝鹿。在他身側飛馳着一个戴着插有羽毛的头盔的漂青年，他用沉重的皮鞭照着張口呆望的年輕人抽了一鞭。

年輕人還來得及按住被抽了一条痕迹的臉，馬队已經幻影似的消逝在远处了，只留下了一团尘霧。

“就是他，”第一个赶騾子的人喊道。

“是斯坎德別格？”第二个人惊愕地說。

他按着面頰走到依然立在路中的毛驢前。毛驢突然叫了起

来，象表示歉意似的，拔腿又走了。

青年將一块布在水罐里浸湿了，貼在面頰上。他們繼續向前走着。

“剛才賞我一鞭子的那个盔上插着羽毛的人是誰？”

“他叫卡姆扎，斯坎德別格的侄子。他是在这里，在土耳其生的。”

威尼斯使者阿里別尔托·齐奥瓦尼是个肥胖而愉快的人，他按照土耳其的习惯盘腿坐在地氈上，从一个小碗里呷着飲料。

苏丹穆拉德在稍高一点的地方坐着，在他身旁有个身材矮壯的少年：高高的顴骨、向兩旁分得很开的眼睛、翹起的厚嘴唇。这是穆拉德的兒子穆罕默德^①。在齐奥瓦尼身旁坐着大宰相巴拉班·巴沙。

齐奥瓦尼：我們威尼斯在阿尔巴尼亞沿海的城市进行广泛的貿易。从前卡斯特里奧特的領地，是出入必經之路。威尼斯大总督向我打听：您是真的要把伊斯坎德拉死去的父亲的領地賜給伊斯坎德拉嗎？

穆拉德：答应并不等于做到。阿尔巴尼亞最多不过是土耳其的一个行省。你想要对我說什么呢？

齐奥瓦尼：匈牙利和波蘭的国王甫拉吉斯拉夫的軍隊，正在准备征伐土耳其。我們接到消息說：將任命德蘭西尔瓦尼亞^②的軍司令官胡尼阿吉·雅諾斯^③为总司令。这可是个有韜

① 穆罕默德二世：土耳其奧斯曼帝国的第七代苏丹。——譯者

② 德蘭西尔瓦尼亞：地名，在今羅馬尼亞境內，称为德蘭西尔瓦尼亞高原。——譯者

③ 胡尼阿吉·雅諾斯：亦譯为約翰·匈雅第，为十五世紀后半期因战胜土耳其人而馳名的一位將領。——譯者

略而危險的將領。

坐在穆拉德身边的穆罕默德激怒地跳了起来：

“蒼蠅竟然想咬雄獅。真主的寶劍早已經舉在他們的頭上了。拜占廷已經到了末日。奧斯曼的子孫將要帶着戰爭的烈火走遍世界各地。誰要是不在我們面前俯首屈膝，他就將毀掉自己。”

穆拉德：穆罕默德，有朋友在座的時候，不要這樣激動。

穆罕默德：我不相信異教徒里的朋友。

穆拉德：我也沒征詢你的意見，穆罕默德。要參與你父親的事情，你還太年輕。去吧！打獵去！

齊奧瓦尼很好奇地望了一眼走出去的土耳其帝國的繼承人穆罕默德的背影。

穆拉德：請我們的朋友原諒他年輕氣盛。匈牙利人的陰計，我知道。

齊奧瓦尼（緩慢地）：但是我們……威尼斯答應了供應船隻給那些從海路上支援胡尼阿吉的軍隊。

穆拉德（憤怒地）：憑這個你還敢來談威尼斯的友誼？

齊奧瓦尼（冷笑着）：答應，還不等於做到。秋天，海上向不平靜……風暴可能把船隻耽擱住。一切還都在上帝的掌里。

齊奧瓦尼划了個十字。

穆拉德驚愕地望了望使者狡猾的面孔，然後突然大笑起來：

“那麼你是拿真主的意志在做買賣了？你很惹我喜歡，商人！”他拍了一下使者的肩。“巴拉班，你送送這位客人，打听一下威尼斯的風暴值多少錢……你把伊斯坎德拉給我叫來！”他又補充了一聲。

穆拉德沉思地站着。他那圓滾而寬大的面孔顯得非常和

善，只在那眯縫着的眼睛的深处隐藏着殘酷和狡黠。

斯坎德別格和瑪拉什騎着馬在亞得利亞堡的狹窄的小巷里疾馳着。前面就是皇宮了。斯坎德別格跳下戰馬，把韁繩扔給瑪拉什。

在通往皇宮去的階梯旁邊，坐着一個纏綠色頭巾的托鉢僧，穿着一身勉強遮住身體的非常襤褸的衣服。他就是我們在路上見過的一個趕騾子的人。

沒有比土耳其更強盛的国家，
托鉢僧閉上眼睛唱着。

沒有比斯坎德別格更偉大的戰士，
他的榮耀是如此偉大，
甚至都忘了祖國的山河。

“是誰教會了你唱這支歌的，該死的僧人？”斯坎德別格抓住托鉢僧的喉嚨，憤怒地把他從地上拖了起來。“說！”

“你可以把我弄死，我死也是幸福的，”托鉢僧嘶啞地說。“我們帶來了威尼斯的寶劍和祖國的消息。”

驚訝的斯坎德別格放開了托鉢僧。托鉢僧坐在地上，搖晃着身子用鼻音很重的聲音唱了起來：

除了阿拉神，再沒有神，
默罕默德是神的先知……

斯坎德別格（對瑪拉什）：說不定是巴拉班派來的人。你搜查一下！

巴拉班站在一個寬大的絹質帷幔後面偷聽着。他的兩隻小眼睛焦急地轉動着，整個身姿象是一只准备好要躍出去的山

猫……傳来了穆拉德的声音：

“你象暴风雨一样胜利地走遍了小亞細亞。現在欧洲有战斗在等你。匈牙利狗崽子們要和我們打仗。”

斯坎德別格站在苏丹面前，恭敬地低头听着。

“他們領兵的人是胡尼阿吉·雅諾斯……”

斯坎德別格的眼睛剎那間閃出了光芒，但馬上又熄滅了。

“人們稱他是个偉大的將領。你也會比他更偉大，成为最偉大的將領了。你会成为帝国的第一員大將！苏丹會把拜占廷交給你。君士坦丁堡的城牆会倒在你的寶劍的矛頭上。拜占廷的皇帝会象个奴隶一样跟在你战馬后面走……不过，我听说你在怀念家乡，是吗？”

說完这突然的一句話，穆拉德走到斯坎德別格面前，以严厉的、凝視的目光盯住他的面孔。

巴拉班向前一动，抓住了帷幔，險些沒把它拉下来。

斯坎德別格臉上連一条肌肉都沒顫抖。他識破了苏丹給布置下的詭計。

斯坎德別格（惊愕地）：你想讓我去听山羊叫和亲戚們的口角嗎？我的寶劍的鞘，这才是武將的乡土。

穆拉德（温和地）：你还是小孩的时候，就把你送到我这里来了……你可以跟我开誠布公地談談。（把一只手放在斯坎德別格的肩上）只要你說一句……我就把阿尔巴尼亞的土地賜給你。

斯坎德別格：如果我是在这帷幔后面偷听的大宰相（他一个箭步跨过小屋，拉掉巴拉班站在后面偷听的、顫動着的帷幔），那我就能学会狡猾。但我只不过是一員武將，一个深信苏丹陛下公正無私的武將。

斯坎德別格低下了头。穆拉德望了望張惶失措的巴拉班，大笑起来。他的肥胖的身体因为大笑而顫動着。

篝火在阿尔巴尼亚战士的宿营地里燃燒着，这些战士是在斯坎德別格童年时期随同他到土耳其来的。战斗和岁月使战士们蒼老了。这正是傍晚休息的时刻，歌声在篝火上空蕩漾着。

据说，上帝創造世界的时候，
在他手里剩下了多余的山嶺，
他就把它們全放在了阿尔巴尼亞。
有什么办法，上帝也会有錯啊。
但，如果上帝
又需要这些高山，
他可不能从我們这里拿走，
如果他還不想跟阿尔巴尼亞人爭吵……

哨兵們护卫着一个小丘，在小丘上立着斯坎德別格的帳篷。一堆巨大的篝火在帳篷前熊熊地燃燒着。在篝火上烘烤着清晨猎获的牝鹿。馬拉什·施別恩德偶尔轉动一下巨大的烤肉的鉄籤子。斯坎德別格双手抱着膝盖在篝火旁坐着。篝火的反光在他臉上閃动着。赶騾子的人，就是那个托鉢僧，在斯坎德別格面前站着，說道：

“从阿尔巴尼亞来人找你已經不是第一次了。今天，人民忍耐已經到了尽头。我的名字叫塔奴什·托比亞。是大公的后代。我赤着脚，跟在商队后面走了几百里路，特地到这兒来見你。貪婪和仇恨在分化着我們的大公們，可是人民在等待着你。被土耳其人折磨得快死的母亲們沒有哭，他們在等着你。鉄匠們在深山里鑄劍，他們在等着你。你的母亲沃伊薩瓦大公夫人死了。她的灵魂在阿尔巴尼亞的山嶺上空徘徊着，在等待着 你。榮譽和利劍，这是我所拥有的一切。你把它們拿去吧！”

眼泪从老年的馬拉什的面頰上流了下来，但斯坎德別格的